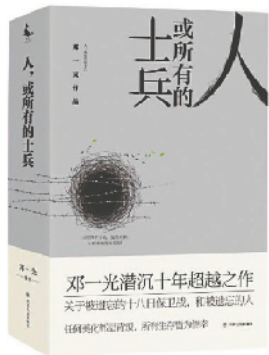


■重磅阅读

《人,或所有的士兵》:活着,但要记住



读完了邓一光这部长达77万字的长篇小说新作《人,或所有的士兵》,心情恰如这部新作的物质外观:厚厚的、沉沉的,还有那么点闷闷的……

作为作家的邓一光有一个为人所熟知的标识便是“最会写军人”,他的《我是太阳》《父亲是个兵》《我是我的神》等作品就是这种标识的佐证,在他笔下,其军人无不充满英雄豪气的阳刚之美。这次的新作《人,或所有的士兵》甫一面世,媒体同样将其定义为“战争小说”,仅就题材而言,这样定义亦无可厚非。有战争自然就免不了会有军人,但这部《人,或所有的士兵》与邓一光以往小说中的军人形象相比则颇多颠覆。当然远不仅是人物,在选材、结构和思想深度等多个维度,这部新作都对当代文学作出了全新的奉献。

《人,或所有的士兵》虽以期为18天的香港保卫战为故事的整体背景,但这场战争在邓一光的笔下被处理成既不局限于中日两国也不受制于英日双边,而是将其作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与其说这部作品就是“二战”的浓缩版,不如说作品具有一种国际视野更为确切。而这样一种主观设计极强的国际视野在我国的当代文学中是十分有意义的。众所周知,八年浴血抗战是我国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一个热门题材,但我们过往以此为题材的小说虽也有少量涉及域外者,诸如滇缅远征军、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等,但更多的则是孤立地表现本土战场,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游击莫不如是。不是说这样的选材处理有多大的问题,但如果一概如此也的确会带来一些局限。

与邓一光以往长篇战争小说中出现的那种阳刚威武的军人形象不同,《人,或所有的士兵》的主角郁漱石虽是军人但也是军人中的战俘,在他身上表现出更多的是软弱——对父亲训导的百般恭顺、对长官训斥的唯唯诺诺、对日军看护的噤若寒蝉;而且作品中不仅只有郁漱石这样一个战俘,还有在桑岛上那一群各种肤色战俘的沉重步履和失去希望如死灰般的木讷表情。说起来,在世界文学谱系中,战俘以及战俘

营的生活本就是许多作家们创作取材的一座富矿,也出现了诸如《黑狱枭雄》《大偷袭》《第五屠宰场》《极地重生》《一个被追捕了四十年的战俘》等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但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上集中描写战俘营的小说则甚少。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观念中,军人的形象更多地被固化:要么上阵杀敌要么血洒疆场,宁愿站着死绝不跪着生,被俘就是一种耻辱。而这样一种观念固化的结果必然导致本该注重个性的军人形象塑造变成了一种工业化的制式生产。于是,形象的脸谱化乃至神剧化也就成为司空见惯的写作习俗。与此形成鲜明对照:邓一光的这部《人,或所有的士兵》以一座战俘营为“二战”的一个缩影,在汉语写作的战争小说中这当然富于创造性,这不仅是作者勇气的一种体现,更是为邓一光对战争与人关系思考的深度所决定。

在邓一光笔下:郁漱石固然是俘虏,但还谈不上背叛;他时有苟且,但从不出卖同伴;看上去软弱,但又常以一种“自虐”的方式为难友争取着微薄的权益……在作品中,邓一光丝毫没有在精神层面主观肆意地拔高战俘的精神意志,而只是合符逻辑地去想象处于长期极度饥饿和高度恐惧环境中的不同个体何所思何所为?于是,在郁漱石身上,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恐惧,从一种恐惧到另一种恐惧,他作为正常人的生活感官已被战争切割得体无完肤,就像是战争机器制造的一个社会残次品。

行文至此,似乎可以为《人,或所有的士兵》写下一段概括性的文字了:这部作品与其说是一部战俘题材的小说,不如说是一部在残酷而真实的极端环境中直面人性深处的沉思录。作者通过香港保卫战营造了一种极端环境,进而由此充分挖掘“人”、解剖人性。小说显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战争题材,超越了习见的家国天下和道德思维,其通过战争来解剖人性、思考人类文明的深度难能可贵,无疑是中国当代战争文学的新收获。

潘凯雄

■读后有感

生命的摇篮

日前,我畅游了一个奇异的“世界”——《水是最好的药》,令人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作者(美国医学博士巴特曼)以多年的临床经验,得出一个惊人的医学发现:水是最好的药。于是不用药只用水,成功治愈了3000多名患者。他说,身体缺水是许多慢性病的根源。他也常对一些病人说:你没有病,只是渴了。

在作者眼里,水是最好的药。而在我的意识里,水是最神奇的生命摇篮。

可不,十月怀胎,小精灵就是在母亲“水晶宫”泡大的,亲水乐水也成了一种天性。一朝分娩,水淋淋的新生儿含水量高达80%。成年人含水量与地球母亲相当(70—75%)。

《红楼梦》里宝玉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其实,男人女人都是水做的。水做的生命,用水呵护。记得幼时我体弱多病,聪慧的妈妈变戏法般把水制成“灵丹妙药”,为宝宝驱病解疾,免去打针吃药之苦。妈妈不懂医学,传承的是先民的智慧。

读了《水是最好的药》,我感念母亲、重温母爱的同时,对水有了更多的关注、思考和认识。参与过“五水共治”,对自然之水了解较多。而对体内水却知之甚少,只知渴了喝水,不明白人体这架精密“仪器”在水谷精微的运化、组织细胞的新陈代谢及废物排泄等,时时处处都依赖水的参与和传递。

水是大自然母亲的血液,拥有母亲的灵性和奇妙的力量。水有生命、有情感。

人是水做的、水是灵性的,若以“水利万物而不争”的品格审视、修正自我,以“上善若水”的理念净化体内水,则水分子美丽、充满正能量,活力心湖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读水、忆水,思水、感恩水,读了《水是最好的药》,倍加感谢秀丽瓯江母亲河!她用甘甜的乳汁哺育这方大地这方人,以博大精深和无私奉献的情怀打造出山水的诗意及水灵灵的丽水,并赋予父老乡亲灵性的光辉和智慧、善良等特质“基因”。

瓯水泱泱、括山苍苍。水生木,也是生命摇篮的典型体现。水润万物蓬勃起,千山飞翠、林丰木华、常青树摇钱树满坡遍野,成就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水生木、土生金、金生水……如此“生生不息,宁极深根秋又春”。

“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水是生命的摇篮,“水是最好的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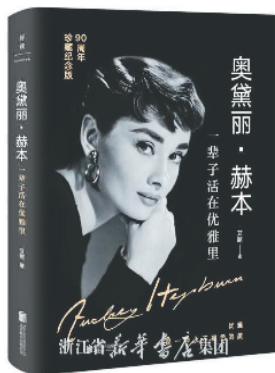
市区 杨帆

■新书速递



《见字如面》

一封信看似简单,却拥有足够的内在张力,能打开尘封的历史与丰富的人性之窗。关正文主编的《见字如面(第2季永不消逝的挂念)》以“生死”“挂念”“苦情”“爱恋”“知行”“锋芒”“热血”“古韵”为八大主题,汇集四十九封字字锥心的珍贵书信,有生离死别之苦,有恩爱情仇之痛,有“三十功名尘与土”的历史烟云,亦有“沉舟侧畔千帆过”的时间碎片,有俗世人心,有众生甜苦,有岁月梳理,有时势轩轾。



《奥黛丽·赫本一辈子活在优雅里》

在好莱坞乃至全世界,很难有哪个明星能比奥黛丽·赫本更闪亮。她优雅、迷人、善良的完美形象曾经照亮了整个世界,直至成为优雅的代名词。她成就斐然,一生获奖和荣誉无数。赫本凭借着智慧和优雅,以有限的时间活出了人生的无限可能。翻开本书,与赫本相遇相携,一起奔赴一场愉悦、优雅的精神之旅。